



# 怎能不爱这样的爸妈

□刘卫民 文/图

下班到老爸老妈那里，二老给我热饭后，迫不及待拿出两页A4纸文字。瞟了一眼第一行，“尊敬的评委、老年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还没等我說什麼，老爸告诉我这是他的演讲稿，指着第二行的“FDP”英文字母，让我读一遍后，他也跟着重复了一遍，并说，“怕读不准”。

我边吃饭，边听着老爸从介

绍自己开始给我演讲，还是脱稿的。不紧不慢的语速，娓娓道来的讲述，不时还有现在的时髦词语，顿觉快80岁的老爸还一如我脑海中30多岁在上海外滩留影时的形象。

他还告诉我，“已从第一轮600人进到第二轮300人，下一轮估计进不去了，别人的水平很高，但我努力争取吧。”

此时，他的脸上流露出和年

龄并不相称的羞涩笑容。我说，“上台时还是带着演讲稿，万一忘了讲不完整多不好。”他很自信地说：“5分钟能背下来，否则都要扣分。”好认真的老爸啊。

老爸、老妈的文化水平都不高，但从年轻时开始他们就很勤奋好学。老爸20多岁就从汽车五厂一名公交司机被调到公共汽车总公司从事办公室工作，一直到退休。老妈从工作开始就从事商

## ■图片故事

### 牛群为我们奥运建设者拍“明星照”

□杨保川 文/图

这是10年前的故事了，当年我所在的北京城建二公司承建了五棵松奥运篮球馆工程。能为奥运会做点贡献，至今想起来都感到美滋滋的。相声演员牛群为我们照相的事儿就发生在2005年，当时，场馆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节骨眼儿上。

2005年12月28日早上，阴着天，天空还飘着小雪花儿。突然工地上一下子热闹了起来，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照相器材的人“闯”进了工地，说要为我们免费拍摄“明星照”，还将照片给免费寄回家呢。

一开始，听说摄影师里面有



相声演员牛群，大伙儿呼啦啦地把他围住，一睹他的“真容”。当牛群掏出他那颇为专业的相机准备给我们拍照时，大伙儿又像害羞的小媳妇，一个个地往后躲。但牛群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他马上用相声幽默诙谐的语言与我们逗起来，不大一会儿，大伙儿的胆怯、疑虑被一扫而



光，争相摆起“架势”让牛群他们拍照。

那天，牛群和摄影师们为我们上百名奥运建设者拍了“明星照”。没过两天，报社的记者送来了照片，大伙儿都非常激动，“这是牛群为我照的。”“牛群照相的手艺可真不赖。”大伙儿争相传阅着照片。报社记者还将我

## ■家庭相册

店会计工作，打得一手好算盘。退休后老爸还学会了使用电脑的一些软件。

但随着年龄的增大，老爸的糖尿病、冠心病也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两年半前因心衰在安贞医院住院一个月、抢救五次后，作为女儿的我对他原来一坐电脑前就是一两个小时的行为进行了警告，并让老妈监督，他快乐地接受并表示以后多注意，慢慢增加户外活动。从那时开始到今年去大连海边戏水、承德爬山、地坛唱歌，以及参加演讲等活动，老爸老妈乐在其中。当然他们也幸福地度过了金婚。

老爸在演讲稿最后讲道，“颐养天年，为家庭、为小康社会做贡献！”演讲稿的言语也是他们生活中的真实写照。老爸老妈总说，我们老了，你们还都上班，不能给你们找麻烦。我们有自己的生活，你们就好好工作，好好把小家庭的生活质量提高上去。

回自己家的路上，想象着老爸在台上演讲，老妈和其他老年朋友当听众的情景，在冬日夜晚的公交车上，一股爱意暖遍全身。银发之年依然在寻找自己的快乐生活，我能否爱这样的老爸老妈吗？



### 奶奶的针线筐箩

□刘新明 文/图

1937年，奶奶18岁，嫁给了爷爷。从那年起，这个针线筐箩也和奶奶一起来到了我家。奶奶说，当时家里特别穷，根本就没有嫁妆，奶奶的父亲用细柳条亲手为她编制了一个针线筐箩，奶奶自己纳了一双绣花鞋，用三尺青布做了一个包袱皮，将绣花鞋和针线筐箩这两件嫁妆包好，坐着牛车就出嫁了。

奶奶嫁到我家后，烧火做饭、纳鞋缝衣的活计全都落在她的身上。针线筐箩一直陪伴在奶奶的身边，成了奶奶不可或缺的随身器物。针线筐箩的直径将近一尺长，里面放着小布头、松紧布、鞋样儿，各种颜色的线团上扎着大小不一的针，样样俱全，只要做针线活，有这个“百宝箱”就足够了。家人身上穿的衣服，睡觉盖的被子，脚上穿的鞋子，都要一针一线去缝制。奶奶手巧，做的针线活特别精致，小的时候，奶奶给我做的小布鞋，在鞋的前脸绣上各种小动物，乖巧可爱，活灵活现；衣服磨出洞了，奶奶给补上补丁后，再绣上一朵小花，穿在身上可高兴了；左邻右舍谁家要是给小孩子做鞋，做小兜兜，总是找奶奶给绣个图案，奶奶成了乡里乡亲中的绣花高手。后来奶奶得了白内障，无法再做针线活了，便把针线筐箩给了母亲。

2002年，86岁的奶奶永远离开了我们，母亲便继续用这个针线筐箩。

前些天回老家，又见到了针线筐箩，我把它清洗干净，带回了城里。

在我的记忆中，针线筐箩陪伴了奶奶的一生，装满了奶奶的辛劳与慈爱。现如今，它成了奶奶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纪念品。

##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 一块上海表

□王耀奇 文/图

文革后期我在京郊插队，不到两年便回城分到公交公司人汽三场338路当上了一名售票员。当时经济极其萧条，购粮、油、麻酱等全凭本儿。买块上海手表不仅要凭票，120元的售价几乎是高级工一个月的工资，更是相当于我这个新工人四个月的工资。买进口表倒是不凭票，可五百左右的价格实在太贵了，几乎无人问津。

当年谁要是戴块手表总会让人羡慕不已。我对手表一直情有独钟，梦想着有一天能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手表，可这实在太难了，刚参加工作还未转正、月收入只有十多元钱的我，连生活费都不够。插队一年半，整日辛苦

劳作到头来只挣了80元钱，想买块手表根本没戏，我就想着让父亲给我买块手表。父亲接过这80元钱，神情十分为难，一来钱不够，二来上哪儿找表票呢。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要的手表好似渐渐成了泡影。我又不好意思开口催问父亲，整日里闷闷不乐，后来竟无端地发起火来，摔摔打打地。父亲看出我的心思，只好将自己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一块上海表给了我。得到久违的上海表，我不由得由怒转喜，仔细地端详这块上海表。据说表针上带蓝点的手表十分难得，一百多块手表中才有一块，而我这块就是！

戴上手表后我来了精气神，



仿佛变了个人，动不动就在别人面前抬起手腕作看表状，以此炫耀腕上的宝贝。可我竟忘了感谢父亲的那份情义了。父亲这块上海表也来得相当不易，我家人口多，母亲又没工作，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度日。虽然我参加工作了，可那点工资还不够自己的生活费呢，两个弟弟尚小，家里